

烈马雄鹰

——海军航空兵英雄飞行员王自重传

● 沙子亮 蔡 干 著
● 海军政治部编研室编
解放军出版社

一等人民功臣
王白重同志



引 子

王自重烈士原系人民海军航空兵某部中尉飞行员。他青少年时期参加过抗日救国儿童团和民兵自卫队。1946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后，任骑兵通信员，骁勇善战，屡立战功。1950年响应建设人民空军的号召，转入航校学习。他以惊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克服了文化水平低和飞行技术理论难懂、难记的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学习任务，成为一个合格的陆空飞行员。1954年航校毕业，分配到人民海军航空兵后，他又以同样的勇气和精神，攻克了海上飞行的难关，成为祖国海空的英勇卫士。1958年8月，在浙东前线一次反击台湾国民党空军袭扰的空战中，他单机与12架敌机格斗，一举击落美制F—86型敌机两架，最后不幸被敌机施放的“响尾蛇”导弹击中，血洒碧海长空，壮烈牺牲。他的壮举，创造了人民海军航空兵空战史上的一次以单机战敌机群的成功战例，海军党委给他追记了一等功。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遭欺凌 初识人间情和苦 恨难消 愤懑报复戏恶少	(1)
第二章 进学堂 赵老师书赠官名 日寇狂 八乡亲血染故土	(14)
第三章 巧周旋 机智识敌擒奸特 风云变 背井离乡避祸难	(25)
第四章 为生计 煤窑做工早成婚 遭蝗灾 王家卖女骨肉分	(36)
第五章 讨贼寇 军民奋战歼碉堡 战灾荒 出谋献策烧瓦窑	(50)
第六章 闹土改 荷枪实弹捉恶霸 搞清算 识破阴谋抓叛徒	(58)
第七章 话参军 苦口婆心劝老父	

	远征战	告别故乡走天涯	····· (70)
第八章	初相识	巧计智赚孙新富	
	为打仗	旅长亲选通信兵	····· (83)
第九章	巧设伏	夺辎重稳操胜券	
	莽追敌	缴敌枪险情突生	····· (91)
第十章	离故乡	班长身世激斗志	
	进新区	踊跃捐鞋助乡亲	····· (100)
第十一章	遭敌困	奋勇突围送战报	
	联友邻	合力歼敌扬军威	····· (111)
第十二章	接伤员	奋不顾身诱众敌	
	悼玉山	壮怀激烈慰英魂	····· (120)
第十三章	战火中	通信兵数次历险	
	弹雨里	好战士屡建奇功	····· (129)
第十四章	喜入党	望前途壮志凌云	
	贺战功	忆征程铁胆雄心	····· (140)
第十五章	迎国庆	千里追歼献厚礼	
	别战友	任重道远再登程	····· (148)

- 第十六章 盼飞行 干司务实出意外
讲党性 听分配情理之中 …… (157)
- 第十七章 望夫归 直言不讳叙家事
劝妻回 语重心长谈理想 …… (166)
- 第十八章 学理科 攻难关废寝忘食
解妻难 出主意一举两得 …… (178)
- 第十九章 放单飞 出事故险遭淘汰
求复训 诉衷肠重上蓝天 …… (187)
- 第二十章 灯光下 促“园丁”浇田育苗
纸筒杆 帮“雏鹰”振翅翱翔 …… (196)
- 第二十一章 观海空 心潮澎湃鼓斗志
肯钻研 勤学苦练再攻关 …… (206)
- 第二十二章 练射击 吊模型床头“激战”
学技术 汲教训纸上“演兵” …… (216)
- 第二十三章 急人难 慷慨解囊助同志
了心愿 家属随军庆团圆 …… (225)
- 第二十四章 援家乡 一家人节衣缩食
卫祖国 尽职责公而忘私 …… (242)

第二十五章	顾全局 劝妻子响应号召 识大体 程小蜜允诺还乡 ……	(253)
第二十六章	离部队 送妻女荣归故里 军情紧 别亲人急返前线 ……	(262)
第二十七章	游桔林 对名利过眼烟云 登枫山 话生死披肝沥胆 ……	(272)
第二十八章	战群敌 万古云霄贯浩气 洒碧血 八方芳草迎忠魂 ……	(283)
	尾 声	(296)
	后 记	(300)

第一章

遭欺凌 初识人间情和苦
恨难消 愤懑报复戏恶少

1927年农历2月28日，王自重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县七干村一个农民家里。

晋城地处山西省东南端，与河南省交界，据太行天险，扼晋豫咽喉，地势十分险要，向为兵家必争之地。因这里民性强悍，贫苦农民不堪官府豪绅的盘剥、压榨，常奋起抗争，故历代农民起义军多在这里安营扎寨，聚兵杀敌。早在西汉，这里就驻扎过赤眉、青楼、黄巾等义军的兵马。到了明末，各路义军再度云集，公推紫金梁王自用为首领，统帅八金刚、乱世王、闯王、老回回等36营、20多万兵马，攻州陷府，杀富济贫。“只有抗争，才能生存。”这个真理世代代传下来，形成了晋城人民的光荣传统。

公元1927年，中国共产党晋城特委成立，晋城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七干村离县城40余里，只有几十户人家。村西，是晋城通往阳城的一条忽高忽低、盘旋蜿蜒的

土公路。路旁，清澈的长河潺潺流过，不知疲倦地为这古老而闭塞、秀丽而贫穷的山村唱着歌。它本来有一个非常优美的名字——“树泉村”。那时候，村东的上河沟畔长满了漆树，被人们称为“窑脑”的一座像馒头似的土山包上，还有一眼汨汨的清泉。泉水浇灌漆树，漆树带来财富，成为农民养家糊口的依靠。但是，富人的盘剥和连年的战乱灾祸，逼得人们四处逃荒，泉水慢慢地干涸了，漆树渐渐地枯槁了，穷苦百姓气恼地把村名改为“七干”，以发泄他们心中的愤懑。天长日久，村名就这样叫下来了。

不知何年何月，村子里一条街劈成两个天下。街南多半是富户。正当中有一座方砖、硬石砌墙，青瓦、松椽盖顶的大院落，人称“刘家大院”，主事的是长房长子刘元魁，外号叫“老虎”，此人又凶又狠，谁也惹不起。街北则是一拉溜趴趴屋，住的全是终年不得温饱的庄稼人。

王自重家的小院，座落在村子最东北角的高坡上。他们家祖上几辈的日子还过得去，算个中不溜的户儿，到了王自重爷爷这一辈上，正是外国列强开始军事上入侵、经济上掠夺中国的时候，在投机商人和老财的欺榨下，老人家染上了大烟瘾，家境便一天天败落下来。王自重的父亲叫王顺成，从小就没摊上好日子，12岁就和大哥水成一起，到村北一里多外的东沟镇上给有钱的人家装炉炼铁，苦熬日月。

王自重出生的那天，是个无月的暗夜。墨蓝色的天空上，云朵在春风的吹拂下，慢悠悠地散去，露出满天繁星。

母亲赵小末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此刻，她正满头大汗地躺在炕上，疲乏而又幸福地看着怀里的孩子。

父亲王顺成站在炕边，高兴得两只大手像是无处搁似的，一只手摘下头上的破帽子，一只手在自己的光头上摩挲着。他虽然早有了个女儿，取名叫能果，但乡里的风俗，生了闺女不算自家的人，所以早就盼着能有个儿子，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他是个很难见到笑脸的人，十几年的烟熏火燎，养成了寡言少语、倔犟执拗的秉性。如今他却破天荒咧开大嘴笑了，心想：“王家可有个续香火的了。”他和全家人商议着给孩子起了个乳名——“炳富”。意思是盼他能挑起创家立业的大梁，在他这一辈上把王家发腾起来。

炳富生下来不久，祖母就去世了。父母成天忙里忙外，姐姐得帮家里干活，谁也抽不出空来管他。他是自己在地上爬来爬去学会走路的。到后来，又添了妹妹能爱，家人就更顾不上他了。

转眼间，炳富6岁啦。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爱自个玩自个的：搓泥蛋、盖小屋、养小虫……还常常手托腮帮，皱着浓浓的蚕眉独自想心事。别人问他想什么，他也不吭声。每逢这时，母亲便又疼爱又嗔怪地戳戳他的脑门子，说：“真像你爸，一百

棍打不出个屁来。”

一个美丽的秋日。

弯腰的谷子，红脸的高粱，摇铃的大豆，五彩的野花，在柔和的秋风里轻摇曼舞，向着在草地上蹦蹦跳跳的小炳富点头微笑。

像所有穷人家的孩子一样，炳富很小就帮家里干活了。父亲在东沟镇上炼铁，不能回来吃午饭，无论刮风下雨，都得由他去送。

炳富今天格外欢喜，红朴朴的小方脸上透出笑意，边走边玩弄着蝈蝈笼儿。他给父亲送饭回来，在草地上玩了大半天，还抓了一只“大头青”蝈蝈装进笼里。这笼子是本村一个叫陈小苟的大哥哥给他做的。小苟哥的手真巧，他扣的蝈蝈笼子真美气，秫秸梗一般粗细，笼眼儿一样大小，上面还用紫色的秫秸皮儿别着花，装了个灵巧的小门门，一按，“叭嗒”一下就关上，谁见了谁爱。

此刻，已是太阳西沉的时分。看着天色已晚，炳富便赶忙朝村里走去，谁知他刚要拐进胡同口，几个半大小子忽然窜出来，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们膀靠膀站成一排，碰着肘儿“嘻嘻”笑着，为首的是“老虎”刘元魁的二儿子刘书正，还有苗卫新等几个富家子弟。

别看刘书正才十多岁，却坏得出奇。他专爱生些鬼点子欺负穷孩子，人都说他“头顶上长疮，脚底板流脓水儿。”苗卫新和刘书正岁数差不多，是个

地主兼商人的儿子，肚里的坏点子也不少。他看炳富倔杠杆似的站在那里不说话，便拿胳膊肘捅捅刘书正。刘书正心领神会，也斜着眼，挑衅地说：“叫声爷爷，放你过去。”

炳富听到这欺侮人的话，刚想回骂，忽然想起父母常嘱咐他的“不许招惹刘书正，免得生出祸事来”的话，只好强忍着，扭头绕道走去。

苗卫新在他面前一横，学着刘书正的腔调说：“哎，别走啊，书正不是说了嘛，叫声爷爷，放你过去。”

炳富想走走不脱，看着苗卫新的无赖相，习惯性地翕动着鼻翼，脱口唱起新学会的童谣：“跟人学，吃人茅屎橛；跟人打哇哇，吃人屎疙瘩。”

这一下惹恼了苗卫新，他朝刘书正使个眼色，刘书正便抡起拳头，冷不丁给了炳富一拳。苗卫新又趁势把炳富推倒在地。“当啷”一声，炳富的饭罐儿碎成八瓣，蛐蛐笼子脱手飞出老远，被刘书正一脚踩瘪了。

“哈哈……”刘书正和苗卫新得意地大笑起来。

小炳富哪还顾得父母的叮咛，爬起来就要和刘书正拼命，不料刘书正趁势飞起一脚把他踢倒，接着跨到他的背上，一只手按住他的头，一只手捶着他的屁股，得意地叫着：“得得驾，得得驾……”

小炳富急了，咬牙猛地一掀身子，把正得意忘形的刘书正掀倒在地，接着像头小狮子似的猛扑上

去。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在地上翻滚着。小炳富又撕又打又嚷：“赔俺的饭罐子！赔俺的蝈蝈笼子！……”

两人正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干完活回来的王顺成和几个穷乡亲说笑着向这里走来。那帮围观的孩子见大人来了，一哄而散，苗卫新也偷偷地溜了。

“怎么啦？这是怎么啦？”王顺成看见儿子正在跟刘书正厮打，老远就疾声喊叫起来。

炳富听到父亲的声音，撒开手，从地上爬起来，用袖子揩了一下鼻子上的血，怒目注视着刘书正。

王顺成见炳富浑身泥土，衣服被撕烂，脸上和脖子上全是青一道红一道的指甲印子，真是又气恼又心疼，走过去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地给了炳富几巴掌，喝道：“怎么回事？”

炳富抹把泪，瞅瞅破碎的饭罐和瘪了的蝈蝈笼子，泪汪汪的，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

王顺成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转身指着刘书正吼道：“你这么大啦，怎么还欺负小孩儿？”

刘书正仗着家大气粗，瞪大眼珠，破口大骂起来。

俗话说，“兔子急了也咬人。”王顺成从来就不想招惹刘家，但刘书正这一骂，却使他肝火怒升，急冲冲地朝刘书正走去，要不是众乡亲拦得快，他一巴掌下去准得闯大祸。

这口气难忍啊，他一拳狠狠砸在自己的大腿上，大声喝道：“找你爸去，看他说理不说理？”说着，一甩右胳膊夹起打着坠儿不走的刘书正，左手拽过还在抹泪的炳富，朝刘家大院走去。乡亲们怕他吃亏，紧紧跟在后面。

来到刘家大院门前，王顺成抡起拳头砸着毗牙咧嘴的紫铜门环，吼道：“刘元魁！刘元魁！你的儿子打人，你管不管？”

刘元魁正在堂屋里拨拉算盘珠，听到叫声，迈着方步走了出来。

王顺成把鬼嚎着的刘书正往“老虎”面前一放，牵过炳富，忿忿地说：“你的儿子是儿子，俺家儿子不是儿子？”

乡亲们也七嘴八舌地数叨刘书正蛮横无理。

“老虎”刘元魁一时找不出歪理来，又怕众怒难犯，眼珠子一转，闪着诡诈的光。薄薄的嘴唇上却挂起“和善”的微笑，急忙抱拳赔礼：“书正这孩子不懂事，冒犯了！”说着，假惺惺地拖过刘书正，要他向王顺成父子赔不是。

刘书正满指望刘元魁会给他撑腰，没想到反要他赔礼，跺着脚嚎叫道：“俺不！俺不！呜呜，俺不活啦！呜呜，俺不活啦……”哭着跑进家门。

刘元魁这一软，王顺成只好牵着炳富悻悻而回。

“老虎”看着他们的背影，“嘿嘿”奸笑两声：“哼！走着瞧……”

王顺成找刘元魁论理的事轰动了全村。刘元魁能受这种气？顺成家恐怕要吃亏了……大伙不免为王家担起心来。转眼到了秋后，刘家大院仍无动静，人们提着的心这才渐渐松下来。炳富的爷爷却不放心，他怕顺成兄弟中一人遭祸牵连全家，赶忙为炳富的小叔土成成了家，把全家分成了三口锅，兄弟们各过各的。

春天来了。炳富又长了一岁。

这天清晨，炳富醒来，天已经大亮了，院子里静悄悄的。父亲到镇上做工去了，母亲在地里干活，只有姐姐能果正忙着帮妹妹能爱穿衣服。他揉揉眼，打了个呵欠，趿拉着鞋，懂事地跑到堂屋里，把爷爷的夜壶掂出来倒掉。

姐仨正商量着到地里挖野菜，忽听得一阵唢呐、笙、笛合奏的哀乐声随风吹来。炳富知道村西头赵家一个15岁的闺女得病死了，今天寄埋，就想跑出去看热闹，可转念一想，不对劲了：赵家的坟地在村西，为啥吹鼓手会到这里来？而且越来越响，简直就像要吹到了自家门口。他忙喊起爷爷，拉着妹妹到门口去看，只见4个人抬着一副薄木板拼成的棺材，在吹鼓手的引导下向这里走来。后面没有送殡的，却有许多人抬着青砖、石块和泥灰。最后面竟是拄着文明棍的刘“老虎”和刘书正、苗卫新等人，个个露出洋洋得意的样子。这伙人来到炳富家斜对过那块空宅基地上，放下棺材、砖、石和

泥灰，在刘元魁的指挥下垒起坟丘来。刘书正还特意让吹鼓手对着炳富家的大门使劲吹。爷爷知道坏了事，忙向炳富使个眼色，悄声说：“快去喊你爸。”炳富闻声，撒腿往东沟镇跑去。

当王顺成急急忙忙地赶来的时候，坟丘的地基已搭好，棺材也已放上，正开始垒砖头。他两眼冒火，指着刘元魁喝道：“这宅基地是王安顺的，赵家的闺女为啥丘在这里？”

刘元魁“嘿嘿”一笑，慢声慢语地开了腔：“王安顺当了红军，犯了祸灭九族的大罪，你不知道？要不是俺在上面说情，这宅基地早让官府没收了。是俺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拿块向阳的好坡地和他家换的，如今这块宅基地姓刘，不姓王啦！”

王顺成怒吼着争辩：“就算你换的，姓赵的闺女也不该葬到这里。你这是安的啥心？”

刘元魁瞪着眼睛：“你这可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俺刘家的地怎么支派，还用得着你操心？”他转身对围观的众人说，“咱乡的规矩大伙都清楚，没出嫁的闺女死了不能进祖坟，俺还能眼看着让赵家的闺女烂在家里，或是扔到野地里让狼吃了？俺这……这不是好心成了驴肝肺吗？”

“那也不能埋在人家家门口啊？”

“还让人家走路不？”

“这不是明明欺负人吗？”

围观的群众忿忿不平。

刘元魁冷笑一声，朝几个狗腿子挥手：“埋！俺

的地俺当家。谁要是不服，上县里打官司去！”

刘书正幸灾乐祸地瞅着炳富，故意大声咋呼着：“埋！埋啊！”

狗腿子们又动手垒起坟茔来。

王顺成气得咬牙切齿，扑上去就要拼命。恰在这时，刘勉旺和陈小苟匆匆赶来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硬是把他拉回了家。

刘勉旺看了看躺在炕上气得直打哆嗦的爷爷，对着连连捶胸顿足的王顺成说：“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么！上回你冲犯了他，这回他用‘一箭三雕计’，霸占了王安顺家的宅基地，又讹诈了赵家的钱，还在你家门口丘上座姑娘坟，窝囊你。人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这话一点不假啊。”

陈小苟气愤地接话说：“到夜里咱给他把坟扒了！”

刘勉旺摇头说：“那样‘老虎’就会告官府。他和官府穿的是连裆裤，到头来吃亏的还不是咱们？再说，扒了坟连赵家也得罪了，没啥好处。”

王顺成急白了脸说：“那，俺就得白受着？”

刘勉旺沉思一阵，胸有成竹地说：“等着吧，世道早晚得变。他‘老虎’成不了千年王八、万年的龟！”

千锤子打锣，一锤子定音。大家都不再说话了，呛人的旱烟味充斥满屋。

炳富这年还不到八岁，他还闹不清这里埋了坟丘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他从大人的谈话里却明白了